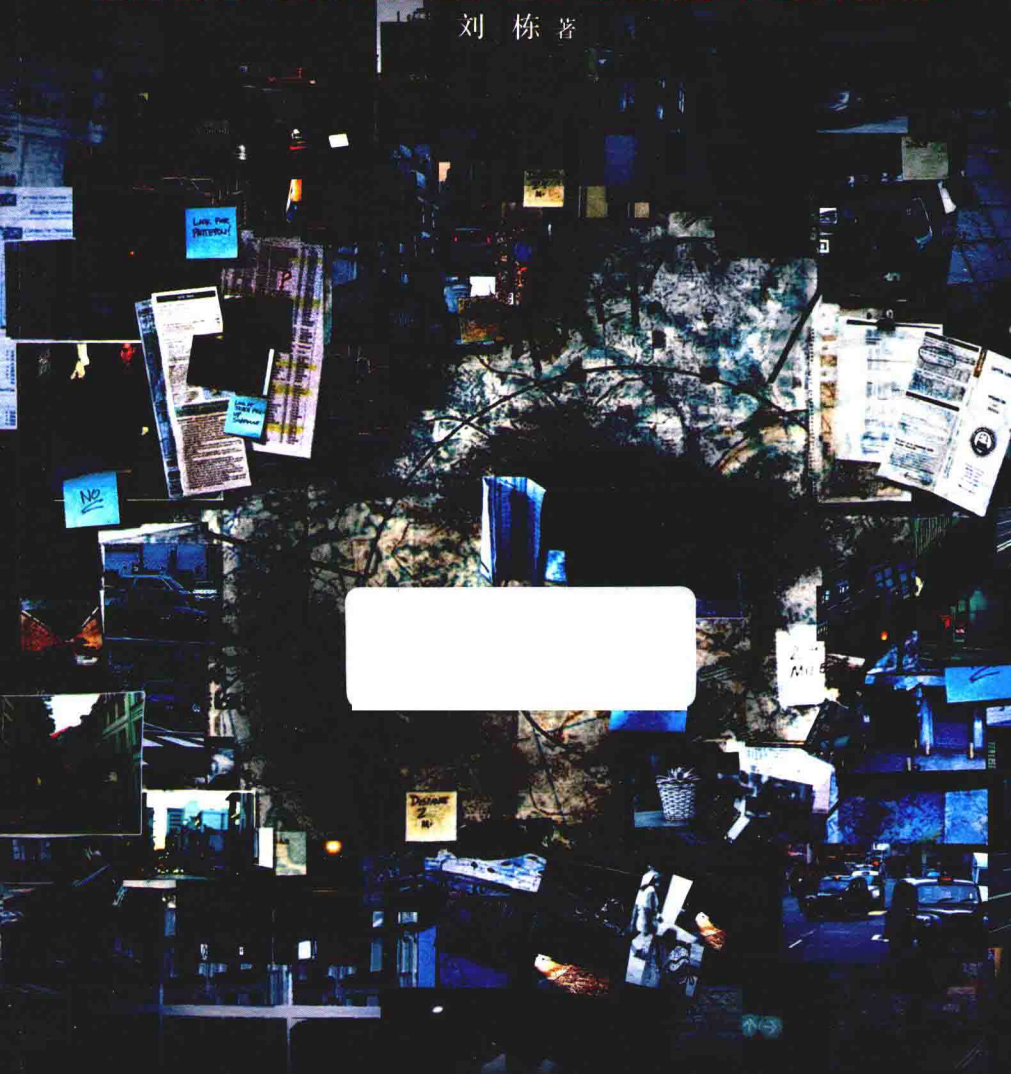


犯罪心理拼图

人心之暗，甚于深渊

视觉失能的他，如何破解死亡迷局，运用“心理拼图”追查连环杀人真凶

刘 栋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犯罪心理拼图

刘 栋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犯罪心理拼图 / 刘栋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1

ISBN 978-7-5008-6615-2

I. ①犯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13879号

犯罪心理拼图

出 版 人 芮宗金

责任编辑 左 鹏

责任校对 董春娜

责任印制 黄 丽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

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8.75

字 数 200千字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5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001	楔 子
004	第一章 连环杀手
011	第二章 线索难觅
015	第三章 囚 笼
021	第四章 逃 生
030	第五章 失 能
036	第六章 停 职
047	第七章 雨夜跟踪
086	第八章 心理拼图
121	第九章 狩 猎

129	第十章 血 钻
139	第十一章 凶 宅
148	第十二章 杀 意
158	第十三章 阴 霾
163	第十四章 噩 梦
191	第十五章 随机犯罪
201	第十六章 血腥仪式
207	第十七章 刀锋冰冷
217	第十八章 密室人魔
228	第十九章 唯一生还者
239	第二十章 观音的手掌
248	第二十一章 失控之刃
252	第二十二章 重返现场
259	第二十三章 残忍的游戏
264	第二十四章 真相，未必唯一

楔 子

阴沉的天幕下，一座废弃的水塔直插天际。塔身斑驳，入口处有人涂鸦：无知者无畏。

水塔中隐隐传出女人的尖叫，惊得水塔顶上的乌鸦扑簌着翅膀飞走。

水塔内的尖叫声断断续续，间杂着男人嘶哑的笑声。

墙壁上生满青苔，地上到处都是空矿泉水瓶，头顶的蜘蛛网布满灰尘，上面零星的虫子空壳随风摆动，摇摇晃晃。

女人的尖叫声来自水塔内的一角，粗大的铁链从上方降下，拴着一个女子的双手，她的双脚也被铁链锁住，整个人被扯成了大字形。这女人约莫三十岁，体态丰腴，身上还戴着金银首饰，穿的旗袍虽然脏了些，但看得出料子很好，从这些情况来看，这女人像是个阔太太。

而在她旁边，还以同样的姿势吊着另一个女人，那女人较为年轻，

穿着白色T恤和短裙，她垂着头，长长的头发遮住了脸，不知死活。

而在她们俩的对面，站着一个人。

男人赤着上身，暴露出身上发达的肌肉，他手上拿着一台单反相机，正饶有兴致地对阔太太拍照。

“这个角度不错呀，下巴再扬起来一些，这样能反映出你叫喊时声嘶力竭的状态。”

女人停下来，怒视着他，随后咬牙切齿地说：“疯子……你会不得好死的。”

男人歪着头，似乎饶有兴味地凑上来，用小手指勾住女人的下巴，将相机在女人的脸上蹭了蹭：“乖，你说什么？”

女人别过了脸不去看他，男人放下相机，不紧不慢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把弹簧刀，只听一声轻响，刀刃弹出，女人浑身一震，冰凉的刀刃已经贴在了她的脸上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女人还想说什么，但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
男人把嘴贴在她的脸上，轻轻地说：“太太，我本来想让你多活一会儿来着，你可别怪我。”

女人似乎明白了什么，立刻慌乱地开始求饶，男人摊开手，摆了个无可奈何的架势，女人随后开始尖叫，水塔内的尖叫声一声高过一声。

突然之间，尖叫声停住了，就好像被截断了一般。

那被吊着的另一个女人一动也不动，然而短裙上忽然湿了一片，接着，开始往下滴水。

男人忽然出现在她旁边，他上半身沾了很多血，这让他显得更加狰狞，他故意朝女人的脸上吹了吹气，吹得她面前的头发都动

了动。

“我知道你一直醒着，也一直听着。”男人的声音出乎意料地温柔，“你很乖，至少，比那个婊子乖。其实，老老实实陪我玩一会儿就好了嘛，结果吵来吵去，吵得我头都大了。我最讨厌麻烦，你懂的。”

他扬起手里的刀，撩起了年轻女子的发帘：“说，你叫什么？”

女子沉默。

“喂。”男人有点儿不耐烦了。

“孙……孙静言……”女子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带着颤抖。

“好。”男人用刀拍拍女子的脸，“定个规矩：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听话，就能活得长点儿。懂了吗？”

女子脸上被沾了一些刀上的血，她忙不迭地点头：“知……知道了。”

男人笑了：“好，我先去忙一阵子，等忙完了，咱们俩，好好地玩一会儿。”

他吹着口哨来到水塔的另一角，那里有一个箱子。

男人打开箱子，里面有各种式样的刀、斧子，甚至还有手锯。

男人拿出两把刀，吹着口哨，迎着水塔顶上投下来的光，看了看刀刃，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刀刃上反射着冷森森的光。

男子故意把两把刀子互相摩擦一下，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。

男子开心地吹起了口哨，口哨声在水塔中回荡。

年轻女子微微颤抖着，她慢慢地抬起头，露出清秀的脸，她的眼里带着泪花。

第一章 连环杀手

“咣！”

身穿精致的厨师套装的男子，正在把用毛巾裹着的东西用力摔打在案板上。

一旁站着电视台的主持人，对着摄像机镜头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各位观众，我们正在本市最著名的餐厅之一——云台餐厅，为您直播厨师大赛。今天的比赛已进入高潮，名厨苏树凯先生，正在为大家制作一道名菜——活鱼八盏。”

围着白围裙、戴着厨师帽的苏树凯，轻轻弯下腰，正要把案板上的毛巾卷捡起来。

主持人继续介绍道：“这道活鱼八盏，是要用活鱼来制作的，然而活鱼肯定是不肯乖乖被人蘸上一身佐料并且开膛破肚，所以苏大厨要先把它摔晕。”

苏树凯刚把毛巾卷拿在手中，忽然，那东西从他手上跳了起来。

两尺多长的大鱼，从毛巾中腾跃而起，鱼身上的黏液，扑腾了苏树凯一脸。苏树凯狼狈不堪，踉跄后退。在场的人忍不住哄笑起来。

主持人奇道：“苏先生做这道菜据说练了十多年了，今天怎么……可能是状态不太好吧……”

苏树凯的助手快步上前，用手去抓那条鱼，而那鱼居然颇为活跃，在地上跳来跳去，不肯就范。

苏树凯阴沉着脸退向台角，看了看表，然后缓缓下台。

旁边有个年轻人凑了过来，这人是苏树凯的徒弟。苏树凯低声问他：“你师娘找到了没有？”

徒弟说：“没有。”

苏树凯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今天的比赛弃权吧。比赛时间已经不够了。我已经没心思做了。”

他今天完全不在状态。

徒弟说：“咱们这就报警去吧，相信警察一定会把师娘找回来的。”

苏树凯点头。

徒弟又说：“师父，刚才我去准备室，发现里面多了个盒子。也不知道是谁送来的，您认得这东西吗？”

盒子用胶带缠着，最上面贴了张纸条，写着：苏树凯亲启。苏树凯抓了抓头发，接过盒子，掂了掂，感觉里面有东西。

他让徒弟去跟参赛方说自己要弃权，自己则开始撕胶带。

胶带撕完，盒子还没被打开，苏树凯先闻到了一股轻微的血腥味。

他心下一凛，一掀盖子，看到了里面的东西，随后大叫一声，

瘫坐在地上。

盒子也从他手里滑落在地，里面的东西都掉了出来。

徒弟从外面回来，看到了掉出来的东西，也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连连倒退数步。

过了好几分钟，苏树凯才回过神来，他对徒弟说：“快，报警……报警！”

声音嘶哑，已不复人声。

窗外，阴云密布，压得人喘不过气，看上去要下一场大雨。

数十分钟后，在市公安局的一个会议室里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。

刑警队的刘队长负责介绍情况，这是一位外表英武的警官，以冷静和睿智著称。他扫了一眼会议室，今天到场的每个人都是精挑细选的精英人物，也都是可靠的战友。

大屏幕上投放出阔太太的照片和资料。

刘队长介绍道：“连环绑架杀人案的第四号受害者身份目前已经确定，姓名兰清，女，30岁，本市人，已婚，全职太太。出门主要为她丈夫——厨师苏树凯采购食材。苏树凯报案说兰清在四十八小时前已经失踪，手机没打通，刚开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。当时他正在全力准备今天的厨师大赛。今天上午十点半，苏树凯在比赛现场收到一个盒子，里面是一件兰清的衣服，上面有大量血迹，此外还有一只手。苏树凯从手指上戴的戒指，以及指甲上的指甲油来判断，那应该是自己的太太。苏树凯也提供了兰清平时用的物件，上面有兰清的完整指纹，经过指纹对比，确认这是兰清的手。但到目前为

止，尚未发现兰清的尸体。”

刑警陈冬坐在刘队长的正对面，他是刘队长的得力干将，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资料，不肯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

刘队长按下遥控器的按钮，调出了一组资料，介绍道：“大家可以先看一下之前几名受害人的情况。与现在的情况进行对比。”

屏幕上的文件夹打开，上面显示出了第一位受害人的具体信息。

刘队长说：“这是第一位受害人，郑春兰，女，27岁，本市人。去年2月14日，被发现弃尸于郊区瓦窑村的一口枯井里。不过那口井很浅，作案人似乎并没有打算把尸体掩藏起来。”

接着刘队长又调出另一组资料：“这是第二位受害人，周梦醒，女，22岁，某学校的学生，酒吧的驻唱歌手。去年4月1日，被发现弃尸于东城区静安路的一个垃圾箱里。是被拾荒的老人发现的。”

第三组资料被调了出来，刘队长说道：“这是第三位受害人，胡桂芬，女，21岁，某学校的学生。去年6月1日，被发现弃尸于环城道与长城大街的交叉口处的工地。无论是路口处的摄像头，还是工地的监控系统，都没有拍下任何作案人的形象。”

“发现尸体的时间倒都挺有意思，2月14日，4月1日，6月1日。碰巧都是节日哦。”

陈冬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把这几个日期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。

他的自言自语声引起了身边两个人的注意，这两个人一男一女，看样子都很年轻。陈冬似乎感觉到有人在看自己，就把脸转了过去，对二人一笑。

会议结束，刘队长正要找陈冬说话，忽然走进来一个人。

那人径直来到刘队长面前，说：“刘队，第三位受害人胡桂芬的家属来了，他们想见您。”

刘队长说：“我再说几句话就过去。”

那人为难地说：“刘队，来的两位家属情绪比较激动，刚到门口就开始闹腾。”

刘队长一皱眉：“那咱们现在过去。”他朝陈冬一挥手：“你在办公室等我，有话跟你说。”

陈冬点了点头。

刘队长跟着那人走了。

刚才注意陈冬的两个人这时候走了过来，那个女的主动上前自我介绍：“您好，陈哥，我是新调来的蒋丽欣。”

那个男的说道：“陈哥您好，我叫陶泽，刚从警校毕业，以后要跟您一起做事了。请多多关照。”

陈冬点头：“昨天听说你们俩要加入，挺期待的。听说小蒋已经有立功的记录，陶泽在警校的表现是同期生里最好的。欢迎你们两位。”

蒋丽欣说：“行，客套完了咱们说正事吧。这次的案子，我们俩只看过部分资料，并不完全了解。您能跟我们多说说吗？”

陈冬说：“好的，在这儿说不方便，咱们去别处说。”

三人来到角落里，陈冬悄声把这次的案子介绍了一下——

从去年2月14日开始，有多名女子遭绑匪绑架后被杀害。离奇的是，绑匪并未向被绑架者的家属索要赎金，也从未公开对外宣称有什么目的。绑匪对被绑架者施以囚禁，并且从她们身上取下某个

部位，装在盒子里给她们的家属送过去。有时候是手，有时候是脚趾，有时候是耳朵……完全是随机性的。在受害者家属收到盒子后的两三天内，尸体会被发现。遗弃尸体的场所并非是隐蔽的场所，而是肯定会有人路过的地方。

“凶手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”蒋丽欣问，“总要有个犯罪动机吧？”

陈冬说：“目前还无法判定其犯罪动机。”

陶泽说：“感觉凶手可能是某种精神病患者吧。在间歇性病发的情况下，会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而导致杀人。”

陈冬看了看他，说：“我们还是尽量在证据的基础上说话，对凶手的判断不能只依靠想象。”

这时有人过来，对陈冬说：“冬哥，刘队找您。”

陈冬点头，转过来对蒋丽欣和陶泽说：“我先离开一下，咱们回头继续谈。你们先去看一下相关资料，尤其是在现场发现的一些线索。”

在警局的一间屋子里，第三位受害者胡桂芬的父母坐在办公桌前。刘队长正在安抚他们。

胡先生怀里抱着个相框，相框里是一张大幅的照片，相框用黑绸子缠着。

刚走进屋子的陈冬，视线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在那张照片上。

那是胡桂芬的照片，一张大号特写，胡桂芬站在某个运动会的颁奖台上，手捧奖杯，笑容灿烂。

胡桂芬的母亲泣不成声地说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您要为我们做主

啊，我们桂芬是个乖乖女，在学校一直是尖子生，不但是班上的班长，还是学生会的部长，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……她的人际关系也处理得很好，不会有什么仇人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这位母亲忍不住痛哭起来。刘队向陈冬使了个眼色，陈冬赶紧上前，给她递上面巾纸。

胡桂芬的父亲一直木然地坐着，这时候忽然抓住陈冬的衣袖，对陈冬说：“您要为我们做主啊。”

陈冬点点头，和刘队一起安慰这两位家属，一直忙到深夜。

窗外浓云密布，闷热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陈冬来到窗前，解开了衣领上的扣子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刘队长不知何时来到他身后，递上一杯咖啡。

陈冬接过咖啡，问刘队长：“今晚你又要单位过了吧？”

刘队长点点头。

陈冬举起咖啡：“这么多天了，换我早受不了了。我敬您一杯。”

刘队长苦笑。

一名警员忽然从办公室那边跑了过来，一直冲到刘队长面前，然后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队长，找到了，找到兰清了！”

刘队长把杯子一撂，对陈冬说：“走！”

第二章 线索难觅

郊区的外环路口，路旁的灌木丛中已经积满了泥水，天空中还在射下无数雨箭，增加着寻找线索的难度。

这片灌木丛的周围已经被警方设置好了警戒带。几辆警车停在路边，警灯闪烁，照亮了橙色的路障。

一具女尸被警员们围在中央，陈冬撑着伞站在尸体旁边，为尸体遮雨，而他自己却被淋得透湿，直到刘队长过去为他披上雨衣。

法医李云清和他的同事们正冒雨围在尸体旁边，有的负责拍照，有的负责采集指纹，有的负责检查死者的衣物。

李云清凑到刘队长面前，低声说：“由于雨水的破坏，现场能提取到的线索已经不多了。”

刘队长的眉头拧紧了，他问道：“提取到指纹了没有？”

李云清说：“有是有，但是现在还不能肯定是凶手的。”

刘队长叹了口气。

这场雨下得越来越大了，此时已经有法医把遮雨的布篷覆盖到尸体上方。

刘队长对李云清说：“收拾一下，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后，就把尸体挪走吧。”

他回头想和陈冬说话，却发现陈冬已经不在原地。

陈冬披着雨衣，沿着灌木丛往前走，灌木丛中横生的枝杈朝他不断打过来，但他浑不在意。

他弯着腰，低着头，检视着地面上的痕迹。

“左……右……左……”

前面有两深一浅三处小坑，已经积水了，但还能看出是人脚的形状。

“狡猾啊，趁雨天抛尸，走泥土地，雨水会毁掉脚印。”陈冬自言自语，“不过你是用左肩扛着尸体的，所以左侧的脚印会深一些。”

脚印前方有一处弧形的浅坑，然后是一个手掌形的痕迹。

陈冬用相机拍了下来，自语道：“雨天路滑，你也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用右手撑住了。然而此时尸体并没有从你肩头滑落，证明你左手力气非常大。腰部肌肉也很有力，虽然摔了一跤，但身体并没有完全倒在地上。仅凭一只手和腰部的力量维持着两个身体的平衡，你的平衡感相当不错啊，有可能练过柔道、摔跤甚至拳击一类的……哦，还有可能是街舞。”

他继续低着头往前找，忽然感到头皮一疼，他一缩脖子，抬头一看，是一棵已经干枯的灌木，而灌木的叶子都已经掉光了，只剩下干枯而尖利的枝干。

他急迫地凑了过去，在枝丫之间寻找线索。